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3

海客谈瀛洲

*Visitors From Abroad
Talking About YINGZHOU*

作家出版社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3

海客谈瀛洲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客谈瀛洲/张炜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8
(你在高原: 纪念版)

ISBN 978 - 7 - 5063 - 6028 - 9

I. ①海…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9200 号

海客谈瀛洲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50 千

印张: 28

插页: 3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28 - 9

总定价: 560.00 元 (全十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自然，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它计有十部，四百五十万言。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跳动着同一颗心脏，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

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回视这部记录，心底每每滋生出这样的慨叹：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所历，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因为记录者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样说可能并没有夸张。

它源于我的挚友（宁伽）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受他们的感召，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必要落实的、严密的计划：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要无一遗漏，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包括民间传说等等。当时的我正值盛年，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豪志，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的事故，我的这个实勘行走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然后不得不停下来。这是一个难以补偿的大憾。

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

我起意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会畏惧止步。但我说过，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用书中的一个人物的话说，即当时是——“茂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

萌生一个大念固然不易，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它为它花去整整二十年最好的光阴：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不舍昼夜的二十年……

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人，可对这一代，我仍然无法回避痛苦的追究。这是怎样的一代，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仍然是书中的一个入物，他这样谈到自己这一代：

“……时过境迁，今天它已经没有了，是的，显而易见——我是指那种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每到了这时候，我又不得不重捡一些让人讨厌的大词了。因为离开它们我就无法表述，所以我请求朋友们能够原谅……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 and 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

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一切掩入内心。因为我知道：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

最后想说，我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就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究竟为什么？我虽然没有书中一个人物说得那么豪迈——“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但也的确有过无数浪漫的想象。至今，我及我的朋友们，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

我的少年时代，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的。我忘不了那些故事和场景，每次回忆起来，都会沉浸在一些美好的时光中。

这十部书，严格来讲，即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

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当然不是。可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当然不能。

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连想一下都是亵渎。

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它当然自有缘故，也自有来处和去处。

作者于2009年12月16日

目 录

自 序	1
-----	---

卷 一

第一章

信难求	3
五千年的汤	12
夫妻	24
得一词条·徐村	35
分与合	37

第二章

圆心	47
受命	56
无可奈何	64
自传片断	71
得一词条·君房	73

第三章

时间的皱褶	76
东巡·一	82
得一词条·杀鲛	89
东巡·二	91
自传片断	97

卷 二

第四章

季风	103
耻辱的印记	113
谁的儿子	122
吕擎	130
得一词条·七十二代孙	139

第五章

秦王路	142
东巡·三	153
百花齐放之城	157
得一词条·童男女	166
东巡·四	168
自传片断	175

第六章

陌生的城	180
和式料理	188
骡子理疗师	196
转折	208
自传片断	219

卷 三

第七章

多声部	225
走向冬季	236
得一词条·斋戒	247

东巡·五	249
固执的一代	256

第八章

恫吓	261
向东方	269
得一词条·登瀛	278
东巡·六	280
逝者	284
自传片断	291

第九章

荒原的悲悼	295
东巡·七	300
自传片断	303
大雷雨	306
得一词条·船场	321

卷 四

第十章

兄弟行	327
东巡·八	334
一只小鸟	341
得一词条·桑岛	351
蘑菇厅	354

第十一章

东巡·九	364
癫狂	371
得一词条·稷门	380

回眸	383
最后的探望	393
 第十二章	
秋冬之界	401
自传片断	410
东巡·十	413
催逼	417
得一词条·红甲板	425
碰撞与痛疼	429
致海神书	435
 编后记	
	438

卷 一

第一章

信难求

1

“人生自有美妙机会，须臾不可游移，岂可恍惚彷徨哉！”王如一的门牙扣紧了下唇，凑近我，吐出了一串半文半白的話。这是一个机灵的、诡计多端的家伙，眼窝四周的一圈黑色绒毛不停地抽动着。

我望着他，不吭一声。

他一直在说东部沿海的某个城市，这会儿开始做总结：那是个富可敌国的地方，因为富裕之后的文化焦虑或自尊作怪，时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措，要与远在古代咸阳的几千年前的秦始皇牵线搭桥。“一言以蔽之，此乃跨越式发展思路也！”他具体解释：人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几千年前秦始皇派人去大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史实，都可以在自己的城市里一一得到印证。翻开《史记》，其中明明白白地记载：“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剩下的关键问题即是：徐福是哪里人氏？船队又从何处入海？

“人家的答案是：就是这个城市的人！就从这里出航！交出一个答案不易，可证明这个答案更难。所以当务之急嘛，就是赶紧找到几个能干的专家……”

我在心里感叹：把一座城市与千古一帝挂上钩，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再与那个神秘传奇嫁接到一块儿，也未免有点冒失。

“惟其如此，才要掷重金而买宝刀——何为宝刀？专家是也！”他激动了，挥动手掌。

令我稍稍疑惑的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机会，为什么他们夫妻还不赶紧介入？这正是他们的强项啊！这两人的怪异是出了名的：既忠贞执着，又离心离德；如胶似漆，却又彼此恨着；没人比他们更默契，就像一对比翼鸟；没人比他们更冷漠，相互琢磨起来会使用毒辣的心计。与这当中的任何一个合作都是极端危险的，因为他们全都变幻无常，行事没有规律，往往产生出犬牙交错的利益关系，让人不知所措。

“人家这一次需要的是秦汉史专家，特别是古航海专家、考古工作者。”他抿抿嘴，“不过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文人墨客——最后总要把研究成果通俗化啊，让广大群众都知道。”他有些鼓的眼睛转动着，东瞟西看。我说：“那你们也可以参与啊！”他盯住我，左边的嘴角因为愤怒而微微发颤，发出了“咻”的一声。这是在表达一种轻蔑。

我于是琢磨起他的领域：供职社科院语言所，爱好几笔半文半白的文字，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其妻子颇不简单，干过两年体工队员，据说是快球手，不知为什么转业当了档案员，大多数时间却在城里城外跑，偶尔随自己的男人做点什么，人极忙……她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那一头波浪翻滚的披肩发、一对美丽而愤怒的眼睛——惯于长时间盯着对方，常常引起他人的惧怕和误解。

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他们有生气，有魄力，还有魅力。他们是生活中的激素，是声音，是刮个不停的风。如果突然没有了他们，时间仿佛会停滞下来。总之这对夫妇堪称天地间的绝配，谁都无法将其忽略；他们像是一对频频挥舞的雌雄宝剑，其共同特点就是精力极端充沛，有着顽童般的中年，任何时候都兴趣盎然；信息灵通，通常会提前一两天或一两个月、甚至是一两年得知一些消息，并根据实际情形和需要，加以利用。

2

最想不到的是这个机会竟会沾上我。当它荣幸地落在自己头上之后，我开始矛盾和踌躇了。这除了因为自己具备相当复杂和漫长的人生经历，懂得凡事要往不同的方向想一想之外，还因为这任务是由她交待下来的，这就不由得让我怔了一下——就在一年前，也是她把一个光荣

事项交给了我：与他人合作，为一位权高位重的人写一部传记。谁知活儿接下来才发觉这事儿十分棘手，如今正进退两难，手捧刺猬呢。合作者是科学院的一位才子，这之前我们并不熟悉。她当时说：这才是真正的强强联合，想想看，一位科学家与一位编辑家（兼诗人）的结合，逻辑的缜密和诗意的文采都有了！也是活该，谁让我没事了就在纸上画一些长短句子呢。不过我那会儿犹豫中也多少有些兴奋，因为传主毕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大人物”，整个过程一定会像探险般地有趣和美妙，总之值得——谁知事情进行下去却糟透了，合作者撂了挑子，最后一切全停。联手的人叫纪及，是古航海史研究专家，界内颇有名气。这人尽管以前就听说过，可我第一眼见到他还是有些泄气：黑瘦黑瘦，皮肤干干的，不太说话，表达力十分贫瘠。这样的一个人如何交流呢？

那个麻烦还没有完呢，她又掷过来这个新任务，而且还是我们俩。

我不得不琢磨她的每一句话，以便理解得准确无误：东部某座城市经过反复研究，有了一个大的文化立项，要找一批重要的文化科学界人士论证和撰写有关著作。她强调：“你和纪及是领导反复权衡之后选出来的。”我马上说一句：“我算什么专家啊。”“不必谦虚了，你和纪及都是。专长互补，可以合作也可以分头工作——顺便说一句，那个项目你们也不要再拖了。”我想趁这机会将前一个项目推掉——只这样想，没有勇气说出。我“哎哎”应答着，反让对方误以为是谦卑地接受了，真是糟糕透顶。

我的这种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的性格常常误事。我的确缺乏快刀斩乱麻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过如果换一种场合，情形或许会稍有不同。问题的症结当然是自己心里发痒，多少向往那个机会：和当年一样，想趁机出门多跑一跑。想想看，一个人总是关在屋里会多么懊丧，他们常要想法到处走走看看。另外就是，自己在拿不准的一些事情上，难免会有些犹豫——尤其是当着自己的领导，况且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领导——她当面交待一个事项时，总是让我难以拒绝。这是我的一个羞于启齿的缺点或毛病，它确是存在的。我当时一走神一恍惚，也就没能及时地表达出真实复杂的、更完整的一些想法。我常常因为羞怯而误事，这是真的。

她是我们的主编兼社长娄萌。在整座城市，大概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会忽视她：人到中年了，却似乎更加迷人了，庄重，含蓄而宽容……

凡阅历深长的过来人都知道，美丽的容颜再加上这些性格因素，该有怎样的魅力。所以只要接触过她的人都对其历久难忘。而在她来说，要维持自己的某种尊严和日常所需的矜持，也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引诱太多，索取太多，应酬太多。她对付这一切可能也花费了不少精力，好在她可以借助自身的丰富经验，崇高地位，以及其他的一些复杂屑细的小窍门。这一切既保护了她，也使其陷入了难言的寂寞。我看得出，她很寂寞。

与之谈话是一种享受，这是我调到杂志社不久即有的一个体会。她能让对方在短时间内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信任，丝毫不必提防和抵御，很快放松下来。总之让人有那种一见如故之慨。当然，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虽然从年龄上讲和我差不多，可真的积累了人性方面的超人理解力，能够像一个长者一样，从心理而不是从职务上，居高临下地与我谈话。爱笑，微笑或开怀大笑。有一次她谈起我的合作者纪及，竟然问了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这个青年有口臭吧？”我当时毫无准备，只得如实回答：“不知道，没有吧。”她若有所思地点头：“噢，没有就好。我看他瘦干干的，还有脸色，以为他有严重的胃病。”我说胃病倒是真的，其他么倒没什么。

我那时惊讶于她细致而奇异的思路，同时也注意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她不是依靠香水等化妆品才这样，而仿佛是天生如此。这真不容易。

“你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吧，有关领导决定了，我也推荐了。我相信你们俩以前磨合了一阵，合作起来一定愉快。再说那里离你的老家不远，你不是总爱往东跑吗？”

最后一条倒是真的。说实在的，这才是我不忍拒绝的真正原因。

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我想了许多。我甚至想：这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以前交给我们的是一件苦差事，这会儿大概有意要给我们一个补偿吧。真的，一想到可以有許多机会去东部走，心里立刻高兴起来。在东部，秦始皇差人带上三千童男童女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许多人自小耳熟能详。这是一个有趣的传说——无论如何，凡是骗了帝王的故事总是美丽的。这个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目如鹰隼的秦王，那个因为统一中国而名垂千古的豪杰，另一个是骗人手段高超的方士徐福。想想看吧，究竟是何等机灵的、智慧超人一等的人物，才能在那个帝王的

眼皮底下率领一帮人打造船只，囤积粮草，让对方为其准备上好的弓弩手、五谷百工、三千童男童女，然后瞅准一个顺风顺水的好天气一走了之？徐福大概找到了东海里远远不止三座“仙山”，载去了一船船的能工巧匠和美女美男，而后“止王不归”。这是一个引人想象的好故事，一个大骗子的故事。

我尽管到了好奇心渐渐减弱的年龄，也还是被这些传奇故事一次次吊起了胃口。东部城市离我的老家不远，我有时忍不住想：那个顽皮的、胆大包天的徐福，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老乡？

3

我回家与梅子一说这事儿，她立刻高兴起来。她总是这样，只要听说领导吩咐了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兴奋，就像占了一个大便宜似的。她一对圆圆的杏眼眨着，看着我，那神情同精明实则傻气。我有时想，如果我们的人民个个像她一样，这个国家该是多么容易治理啊！很可惜，就有那么多“坏桩骡子”——这是东部人对不安分的、心眼较多的人的一种称呼——于是国家也就平添了许多麻烦。我私下里想起这一点常常既羞愧不安又毫无办法，因为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人，这也是梅子一家人的共识。

纪及有一段时间不见了，这次一见发现他好像更加干瘦贫瘠了。才三十多岁，皮肤就这么干燥。我想，这个人需要爱情的滋养了。只是彼此交往尚浅，不宜就此深入交流而已。我想告诉他：本人在年轻的时候，因极度缺乏异性之爱，也曾经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焦干，两眼发涩。当然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爱情这味灵药一旦投上，结果不言自明——头发变得黑油油的，皮肤富有弹性且两眼放光，爱笑，一咧嘴就会露出晶莹闪亮的牙齿。我心里为纪及纳闷的是，这样一个高智商的人，所谓的才子，怎么就如此木讷呆笨、不通蹊跷？况且他自身的条件多么好啊，只是不会利用而已。有一次我在他那儿见到了一个叫王小雯的姑娘：身形小小的，玲珑可爱。我一下就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爱慕和渴望。瞧她无声地忙着，连被子都替他叠好了。她心中想着什么难以掩藏，特别是那双眼睛，水气充盈黑白分明，如果不渴望男性的爱抚才怪

呢。可是这边的纪及呢，黑瘦如故，一看就知道尚未从中得益。我心里替他着急，恨不能当场抓过他的手按在姑娘胸窝那儿。白搭，这种事儿是不能硬来的，那是别人帮不了的。

果不出所料。后来，当我们终于可以更多地交谈一些私事时，他承认与王小雯只是一种“朋友关系”，并叹息：“她多么可爱！”我立刻说：“那还等什么？”他摇摇头，不再说下去。我知道，对这种语言艰涩、话到舌尖留半句的人，也只有干着急。等着看吧，这种欲言又止、半吐半露的作风，会让你付出一些代价的。

这次进门，还没有好好说话，他已经忙了起来：从旁抱过一大叠资料书籍图表之类，还顺手拖过一个长长的卡片盒子。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谓的科学家、研究员，天生的严谨可爱再加上死脑筋。让我吃惊的是，这任务下达也不过才五六天吧，他是从哪里搞来这么多东西的？既然如此，我们接手的这个项目也就简单了。我从心里感谢他，也钦佩有关领导真是慧眼识人——这种事儿交给这样的人算是找对了。他说：“是这样，我以前在古航海研究中涉及过这方面的材料，这次就顺便凑集到一起了。以后还需要现场勘察，研读更多的资料。这件事难度很大，关于徐福东渡、为秦王寻找长生不老药和三仙山的记载并不多，更多的只是传说和掌故，那是不能采信的。”

我试图对这种呆僵气加以匡正：“可是人家的结论已经有了，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替人家论证一下、写出来而已。”

他的目光直射在我的脸上：“替谁论证？”

“当然是甲方了。”

他的脸上有一种难以查觉的冷笑，这笑容除非是长时间相处的熟人才会发现：“哪有什么甲方乙方。”

“怎么没有？那个东部城市就是甲方啊！”

“没有。要有，甲方也只能是历史本身。”他的脸色明显地严肃多了。

我问他什么意思？

“历史本身是怎样的，我们只能还它的真实。任何结论只能产生在论证之后，如果反过来——那就荒谬了！”

“可是……”我不知该说点什么才好。他的话听起来也许没错，只不过我想反驳，这可能也是一种习惯——可他还没等我开口就直接说出